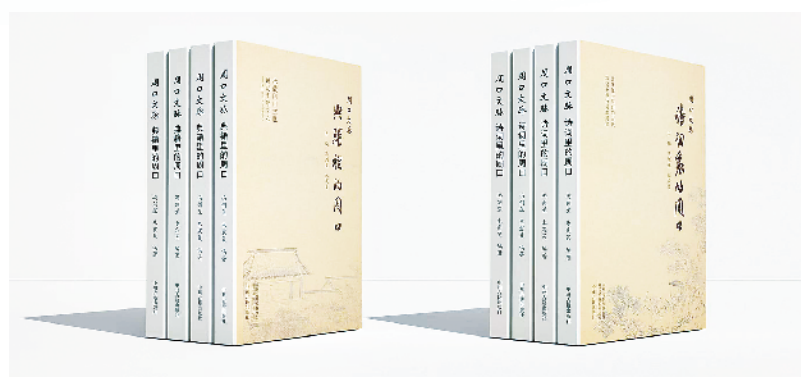


关注 全民阅读活动周

文脉赓续 古调成歌

——“周口文脉”丛书序言

穆仁先



“周口文脉”丛书。

当沙颍河的清波依旧映照着陈楚故地的星辉,当关帝庙的檐角仍旧勾勒出千年不变的苍茫,我们不禁要问:周口,这片被先贤足迹与文明烛火深深浸润的土地,其灵魂的脉动究竟系于何处?

“周口文脉”丛书《典籍里的周口》与《诗词里的周口》的编纂,绝非简单的文献辑录,而是一次向着历史深层的溯源,一次对地域精魂的回望与重塑。它们合力编织的,正是一条奔流不息、滋养万有的周口文脉。

周口文脉之真髓,首重者乃其生生不息的传承精神。此非僵死故纸的徒然堆积,而是历代周口人将哲思、德行、审美与生活熔铸一体的生命实践。从《陈风》的远古歌谣在陈楚大地响起,将其清词丽句锻入民族审美之魂;至老子于苦县濂乡穷究宇宙玄理,其《道德经》五千言如永不枯竭的井泉,溉泽中华智慧两千余载;再到近代张伯驹的《丛碧词》深情且孤独地咏叹周口之地,非仅为地理之存在,

实已成文明之高地、精神之坐标,此种传承,内蕴着“周行而不殆”的坚韧与“与古为新”的温情,是故纸堆中跃动的心火,是沧桑变迁中持守的定力。周口文化之未来,深系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之展望。无根之木必枯,无源之水必竭。真正的继承,非抱残守缺,实为温故知新之创造性转

化。《典籍里的周口》钩沉索隐,使尘封的智慧重焕光芒;《诗词里的周口》吟咏情性,令隽永的诗情叩击今人之心扉。冯剑星、朱震昊等人所编著的“周口文脉”丛书,其目光不仅回顾过往,更在洞察未来:旨在从古老典籍中提炼依旧鲜活的精神元素,从瑰丽诗词中汲取滋养现代心灵的审美资

本,使传统文化与当代周口人之生命产生深切共鸣,从而赋予周口文脉以崭新的时代生命与磅礴的表述力量。

“周口文脉”丛书之问世,于周口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大业,恰逢其时,其功至伟。历史文化名城之“名”,不仅在碑碣亭台之古雅,更在文脉之深厚、精神之挺拔、特色之鲜明。该书系统梳理、生动呈现了周口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谱系,为申报提供了坚实的内容支撑与学理依据。它将无声的遗址转化为可感可诵的叙事,将抽象的文化符号凝练为具体的阅读体验,极大提升了周口文化辨识度、影响力与感染力,使周口之“名”实至名归、光彩照人。冀望《典籍里的周口》与《诗词里的周口》成为一个窗口,成为周口文化的一张新名片,引领世人领略周口风华;更愿其为一方沃土,助周口文脉生生不息,育养出一座既深怀历史尊严又充满创造活力的未来名城。

文脉赓续,古调成歌,此其时也!

儿子的《新华字典》

张家兴

我家书柜深处,藏着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那是儿子三十六年前上小学时使用的工具书。纸页早已被时光浸成柔和的米黄色,边角被指尖摩挲得微微卷起。这本小小的字典,历经多年时光,却依旧端端正正,守着一方小小的文字天地,把儿子流年里的童真与期许,都妥善珍藏。

轻轻掀开字典扉页,儿子当年精心贴上的贴纸依旧鲜亮:圣斗士星矢、紫龙的模样鲜活如初,那是孩童眼里最炽热的英雄梦,是童年独有的烂漫向往。风掠过书页,仿佛能闻到已逝时光里淡淡的墨香与童真气息;手掌轻抚封面,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那个小小少年伏案识字、指尖翻动书页留下的浅浅体温。这本字典,曾是儿子求知路上最坚实的阶梯,一字一句,领着他初识汉字之美;一步一行,陪着他叩开知识的大门。一路深耕,少年终学有所成,大学毕业,乘着学识的羽翼,奔赴远方。

流年辗转,我退休后,渐渐痴迷于笔墨抒怀,醉心于用文字勾勒人间烟火。每每伏案写作,遇上读音难辨、意思模糊的字词,我总会自然而然走

到书柜前,拿出这本《新华字典》。我轻轻拂去封面上薄薄的灰尘,循着拼音脉络,顺着部首偏旁,在方方正正的汉字里慢慢探寻,所有疑惑总能瞬间释然,精准的答案,总能消解写作时的踌躇。

《新华字典》是一位无声却博学的良师,随叫随到,从不倦怠;它又是一位和蔼且赤诚的知己,知我所需,解我所惑,倾尽全力,从不求分毫回报。正因有这位良师相伴,我笔下的文字才有了根基,一篇篇文稿陆续刊发在《解放军报》、大河网、《周口日报》……让我在退休后的悠悠岁月里找到了精神归处,让晚年时光在笔墨书香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。

这本《新华字典》,早已超越它作为工具书的意义,化作家中最珍贵的传家宝。传承,寻常皆是父辈传后辈,这次却是子传父——年少求知的热忱,跨越三十余载光阴,反哺暮年执笔的我。传承从无方向之分,亦无先后之别,无论子传父,还是父传子,刻在家风里的读书之志、浸在血脉里的向学之心,才是永世不熄的光,在岁月长河中缓缓流淌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跟着名人读春

王秀兰

春姑娘揉着惺忪的眼睛,望着深情的文人墨客,灿烂地笑了。这一笑,笑醒了抽芽的万木、缀蕊的百花,也笑出一场名人笔下的春日盛宴。

朱自清的春,是盼出来的。他在《春》中写道:“盼望着,盼望着,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,欣欣然张开了眼。”这般鲜活的描绘,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春的气息,仿佛看见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的盛景,感受到春天蓬勃的生机与盎然的活力。不只朱自清在盼春,冰心亦在期盼中把春天轻轻唤醒。她在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中写道:“季候上的春天,像一个困倦的孩子,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,安稳地合目睡眠。但是,向大自然索取财富、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,是不肯让它多睡懒觉的!六亿五千万人商量好了,用各种洪大的声音和震撼地的动作来把它吵醒。”在冰心笔下,春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,更是希望、生机与活力的象征,激励着我们积极面对生活,怀揣对未来的期许和笃定,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、每一场全新的挑战。

冯骥才的春,是闻出来的。他在《春天最先听到的》中写道:“春天一旦跨到地平线这边来,大地便换了一番风景,明朗又朦胧。它日夜夜夜散发着一股气息,就像青年人身体散发出的气息。清新的,充沛的,诱惑而撩人的,这是生命本身的气息。”作者以独特的视觉、敏锐的嗅觉描摹春日气息,如同邀我们共品一壶色香味俱佳

的春之醇酿,让我们深刻感受春天的美好和勃勃生机。

诗人笔下的春,是问出来的。柳宗元在《零陵早春》中寻问春光:“问春从此去,几日到秦原。凭寄还乡梦,殷勤入故园。”诗人借问春寄寓浓浓乡思,殷切期盼春风载着归梦,重回故园。宋代杨万里则在《问春二首(其一)》里嗔怪春天:“元日春回不道迟,忽忽未遣万花知。道山堂下红梅树,速借晴光染一枝。”他怨春天归来不算迟,却未曾告知百花绽放的消息。寄愿晴日暖阳染红道山堂下红梅一枝,唤醒满园繁花。诗句虽短,却表达出诗人对春天热切的期盼和追寻。春天,便在这声询问中款款而至,催得百花齐放、春色满园。

春在更多文人笔下,是赏出来的。“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。花里带着甜味,闭了眼,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、杏儿、梨儿。”朱自清这般描摹春日繁花:“春姑娘晒得眯缝起眼睛来了。那嫩绿的新叶,像她的卷发,那田野上的薄雾轻烟,像她的衣衫。随着她春意的步伐,那青青的小草,破土而出,简直要顶着脚钻出来啦。”袁鹰在《长安柳色》中如此感叹。巴金则告诉我们:“每个人都有春天。无论是你,或者是我,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,有爱情,有陶醉。”

今春又至,烂漫多姿。让我们跟着名人读春,醉倒在书香温润的春风里,醉倒在祖国山高水长、花团锦簇、国富民强的盛世春光里。

探索世界的小读者

梁照曾摄



书事滋味长

毕雪静

我从小喜爱读书,却出生在一个没有书香的家庭。小时候家里没有一本课外书,就是报纸也难得一见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乡下孩子的读书梦很难实现。

有一年春节,我去小姨家走亲戚,看到她家用报纸糊墙,不知道贴了多久,报纸已皱皱巴巴。我扭着脖子(因为报纸是倒贴的),眼睛几乎贴着墙,用手指点着,读上面那些我认不了多少、蚂蚁一样大小的文字。小姨笑着提醒我:“小心别读坏了眼睛。”

有一年,家住黄泛区农场的二姑回娘家,竟然在装油条的篮子上盖了一张报纸,虽然油汪汪的,但我还是喜滋滋拿起来跑到一边看,更让我高兴的是,这张报纸从此成了我的。这个事,被我妈和姐弟笑话了好长时间——我看到的不是篮子里的油条,而是盖油条的报纸;拿走的不是油条,而是报纸!

我因为看报纸挨过打。我八九岁的时候,母亲擀面条,让我烧火。我一边拉风箱,一边看一份不知道哪里来的报纸,忘了看灶膛里的火是明是灭。面条下锅,需要大火的时候,我竟然忘了加柴,面条在锅里就是飘不起来。母亲拿筷子朝我头上敲,我赶紧抓起木柴往灶膛里塞,情急之下,又塞多了,面条已熟,柴火正旺,退又退不出,母亲只好把面条全部舀到瓦盆里,往锅里添些凉水等火灭。

我被取消烧火资格也是因为看书。农村过年蒸馒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常常是两家联合,一来大家可以边干活边聊天,让繁重的工作变得轻松,二来可以节省物力,蒸完案板不必家家准备了。蒸

馒头是个技术活,都是大人在做,我能做的只有烧火。

开始我是很走心的,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,但是烧火时间太长了,从早上九点开始,一直到下午四点多,中间不能停火,吃饭都得抽空。我觉得就这么烧一天火实在没意思,就偷偷跑回屋拿了一本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这本小人书,是我替同学打扫教室卫生得到的报酬,已经看过好几遍。

我开始看的时候,还没忘记烧火,但是看着看着,就进入故事了,一会儿为奇袭敌人司令部的情节握紧拳头,一会儿为金环的牺牲流泪。我沉浸其中,忘了时间,最重要的是忘了添柴。我妈过来起锅的时候,发现那锅馒头拒绝发育,铁青着脸,砖头一样硬,拿起来可以打狗。如果在平时,可能也算不上大事,但因为是过年,凡事都图个好彩头,馒头没蒸好,就不是浪费粮食的事了。我少不了挨一顿打。之后我妈再也不相信我能安心烧火,每逢过年蒸馒头,总会找各种理由把我支开。我妈图的是吉利,我倒也乐得清静。

时光真的很奇妙,有时候觉得它很慢,像流水,绵延悠长;有时候又很快,星移斗转。很快,我小学毕业了。

上了初中,我越发喜欢读书,多半是因为内心孤独、自卑。我在家是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老二。我姐姐长得好看,而且头脑活泛,嘴巴上像抹了蜜。她不但家里的宝贝,也是村里人见人爱的小机灵鬼。弟弟就不用说了,家里的小皇帝,谁叫他是乖巧伶俐的男孩呢!

我渴望被关注,别的地方不行,就在学习上下

功夫,没有人亲近,就在书里寻找慰藉。

后来,我知道我们村的喜玲也喜欢读书,她哥哥是县城的老师,爷爷是村里戏班的掌门人。她家有不少书,《源氏物语》和《镜花缘》,都是我在她家读的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,天正热,绿正浓,风若有若无地在枝叶间穿梭。上午我们帮家里干完农活后开始读书,中午12点我回家吃饭,吃完又去找她,一直看到下午5点钟,天凉快的时候又各自帮家里干活。说是干活,其实主要是割草,喂羊喂猪。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的,地不在一块儿,但我们找到了草多的地方,都会告诉对方,目的是一起割草的时候讨论书里的故事和下一步读书计划。她比我开悟早,读什么书,在哪个时间读,都由她说了算。

读书累了,我们就学唱戏,披着床单当戏服,或者穿大人的衣服,袖子长,可以当水袖甩甩去,咿咿呀呀唱自己不懂的戏文。或者在她家樱桃树上捉迷藏,玩累了就接着看书。没有阳光的时候,书便是阳光;没有欢乐的时候,书便是欢乐。美好丰富的世界,常常让我忘了今夕何夕。就这样,我的初中时光也匆匆而过。

到了高中和大学,校园里都有图书馆,读书的条件好了很多,自然读了不少书。

后来我教书,也出版了自己的书,日子过得充实而安宁。如今我退休了,有更多的时间读书,读了忘,忘了再读,乐此不疲。虽然我没有达到“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里去”的境界,但那些读过的书,像种子一样,在我生命里长成了参天大树,让我在这片绿荫之下,活得从容自在。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